

小说月报

XIAOSHUOYUEBAO

原创版

2010年精品集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

小说月报

XIAOSHUOYUEBAO

原创版

2010年精品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说月报·原创版 2010 年精品集 / 石钟山等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06-5804-8

I. ①小… II. ①石…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582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34.25 插页 2 字数 509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册 定价: 60.00 元

小说月报·原创版

二零一零年精品集



【短篇小说】

刘庆邦小传

005 金眼圈

刘庆邦

陈九小传

021 老史与海

(美)陈九

吴国恩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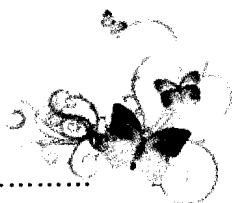
051 铸刀

吴国恩

小说月报·原创版

二零一零年精品集

目录



【中篇小说】

石钟山小传

071 横赌

石钟山

林那北小传

105 黑皮黑肉

林那北

和军校小传

185 撞得南墙咚咚响

和军校

小说月报·原创版
二零一零年精品集



目录

杨小凡小传

257 工头儿

杨小凡

普玄小传

299 虚弱的树叶

普玄

周建新小传

375 一针不见血

周建新

小说月报·原创版
二零一零年精品集

目录



阿袁小传

423 姹紫嫣红

阿 袁

杨晓升小传

471 红包

杨晓升

瑛子小传

501 心理援助

瑛 子

短篇小说

duanpianxiaoshuo



刘庆邦小传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1967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当了两年农民,1970年被招到煤矿当工人,1978年调到北京从事新闻工作。从1978年发表处女作至今,共发表短篇小说一百多篇,中篇小说25部,长篇小说3部,以及散文、报告文学和随笔,约三百多万字。现为北京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

金 眼 圈

□ 刘庆邦

什么样的鸟叫都好听，什么样的花开都好看，这是金眼圈一贯的观点。鸟的叫声有千种万种，你能说出哪一种鸟叫不好听吗？恐怕说不出。鸟的叫声只有不同而已，因不同而美妙。世界上花朵的品种就更多了，你能说出哪一种花不好看吗？恐怕也说不出。每一种花朵都以独特的花形和个性化的颜色，显示着它的不可替代性。金眼圈认为，谁喜欢哪种花，必是对那种花有所偏爱。金眼圈偏爱的是芦花。

一般来说，人们不把芦花当花。芦花开花晚，直到深秋了才开放。芦花是灰白色，一点儿也不娇艳，不惹眼。芦花也不香，放在鼻子上都闻不出香气来。提到芦花，人们想了想，到底没把芦花和花朵联系起来，只把芦花说成是苇毛缨子。然而在金眼圈看来，芦花是最硕大的花，最温暖的花，也是最美丽的花，她对芦花一往情深。每当芦花大面积开放时，她总是对雪海一样的波浪起伏的芦花久久凝望，直到眼里涌满了泪水。

金眼圈是一只蟾蜍。这里的人们从来不把蟾蜍叫蟾蜍。铲除？什么铲除？铲除什么？没听说过。人们习惯了把蟾蜍叫癞蛤蟆，或叫癞头包子。癞头包子身上长满了疙瘩，其形象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如果有人用一个丑字来形容癞头包子，别的人恐怕不会提出什么异议。癞头包子们也知道它们生得丑，但它们一点儿都不自卑。世间万物，有美必有丑。有丑，才能衬托出美。美的事物所面临的危险总是多一些，而癞头包子正是用丑保护了它们这个生生不息的族类。丑与丑之间也有差别。在癞头包子这个不算小的群体里，相对而言，金眼圈长得要好看一些。金眼圈被同类看好，是因为她长了一对金色的眼圈。她的金眼圈不是描上去的，是天生的。不是干燥的，



是湿润的。不是肤浅的，是深厚的。由于她的眼圈是金眼圈，映照得她的两只眼睛仿佛也变成了金色。这样的金眼圈显得雍容华贵，自然吸引了不少异性的爱慕和追捧。

金眼圈是清醒的，她没有被蟾类的追捧冲昏头脑，没有到人类面前去招摇。苇塘的半坡长满了苇子，金眼圈的家就安在一棵苇根的下面。那是一个不错的洞穴，洞穴的上部有着教堂一样的穹顶。在整个白天，金眼圈都会静静地待在家里，或闭目养神，或思考一些类似哲学方面的问题。金眼圈有的是耐心，她的耐心像地下不断延伸的苇根一样洁白，也像苇根一样坚韧。

不要以为癞头包子的皮肤粗糙，对外界的感知能力就不强，对气候的变化就不敏感。其实，它们的心永远是有准备的心。第一声春雷响起，总是它们先听到；第一阵秋风袭来，又总是它们先打起寒战。应当说结在苇棵之间的蛛网是敏感的，可比起金眼圈们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蜘蛛用感应神经结成的蛛网就得略逊一筹。

这年的秋风悄悄吹过来了，苇穗由生硬变得柔软起来，苇穗的颜色也由紫色渐渐变成麻灰色。当金眼圈感到微微的凉意时，她没有惊慌，也没有出现像诗人一样悲秋的情绪，只是稍稍增添了一些紧迫感。待秋天结束，大雪飘飘的冬季就会到来。在漫长的冬季，金眼圈就不再进食，不再谈情说爱，也不参加任何会议，一直处于冬眠状态。所以在冬季到来之前，金眼圈必须抓紧时间多吃一些东西，给皮下和肚子里多增加一些脂肪，多储备一些对抗寒冷和维持生命的能量。

苇塘旁边是一个菜园，菜园里一年种两季菜。夏季种的是黄瓜、茄子、豆角、辣椒，秋季种的是白菜、蔓菁、青萝卜和胡萝卜。此时夏季的蔬菜都没有了，菜园里生长着的都是一些秋季的蔬菜。这天星星刚冒出几颗，金眼圈就从家里出来，把两只眼睛擦了一下，向岸上的菜地进发。金眼圈不怎么吃蔬菜，她最喜欢吃的是菜地里的昆虫。菜地里的各种昆虫当然很多，菜叶上有青虫，菜垄间飞行的有花蛾，菜棵子里还有蚯蚓和蜗牛，数不尽的昆虫构成了秋天的盛宴，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有一道菜金眼圈吃起来最合口味，这就是活跃在菜地里的蟋蟀。肥硕的蟋蟀满肚子都是油儿，恐怕比任何美味的肴馔都好吃。别以为金眼圈行动迟缓，逮一只蟋蟀要追



上半天。金眼圈自有先进的武器，她的武器出击时快如闪电。她的武器在嘴里藏着，是她的舌头。她的舌头打出时有一抻长，舌头顶端带有黏液的红色吸盘既有粘的功能，也有裹挟的功能。正在弹唱的蟋蟀一不小心，就成了金眼圈的腹中之物。金眼圈吃东西时不怎么咀嚼，她把整只蟋蟀裹进嘴里，闭上嘴巴，下腭那里动了动，就把蟋蟀咽进肚子里去了。菜地里蟋蟀成群结队，蟋来蟀往。金眼圈隐蔽在一片白菜叶子后面，不一会儿，就捉到了好几只蟋蟀。

金眼圈吃得肚皮鼓起来之后，并没有回到家里休息，她要旅游一圈，做做健身运动，消消食，再接着吃。菜园的地边有两间泥座草顶的小屋，那是菜园的菜把式宝盖儿和他妻子看鱼儿住的地方。小屋里亮着灯，金眼圈向小屋走去。作为住家相距不远的邻居，金眼圈对宝盖儿和看鱼儿都很熟悉。她想去看看那两口子这会儿在干什么，是不是又在干那件事。金眼圈只在春天干那件事，那是为了怀孩子，生孩子。在别的时间段，既然不打算生孩子了，还干那件事情干什么！据金眼圈的观察，人和别的动物都不一样，不管春夏秋冬，下雨下雪，人都不耽误干那件事，而且干得兴致勃勃。全动物界都说人是高级动物，他们之所以高级，也许就高级在这里。

小屋的薄桐木门下方烂了一个洞，金眼圈轻易就从洞口钻进小屋里去了。进了小屋不当紧，金眼圈不寻常的发现和记忆从此开始。小屋的床前，的确有一男一女在干那件事，女的是看鱼儿，男的却不是宝盖儿，而是一个身挎盒子枪的人。这个人金眼圈也认识，他是土地改革工作队的工作人员，名字叫余三水。余三水的枪盒是一个木盒，他把枪盒拉至身后的屁股蛋子那里，在进出的节奏中，以致枪盒如擂战鼓的鼓槌一样跳动不已。余三水说：哎呀，我的小母狗儿，你真是我的小母狗儿。你一定是一只小母狗托生的，要不然怎么会这样！看鱼儿说：要是宝盖儿回来了怎么办？你快点儿。余三水说：你放心，我派宝盖儿到大庙里看管荣老万去了，他一夜都不会回来。看鱼儿说：我还是有点儿害怕。你的枪不会走火儿吧？余三水说：说不定。走火儿怕什么！看鱼儿说：我看你还是把枪摘下来吧。余三水只把枪的牛皮背带摸了一下，并没有把枪摘下来。他的警惕性很高，只要性命随身带，枪就要随身带。他说：没事儿，枪的保险机头关着呢。看鱼儿以为机头的机是公鸡的鸡，问啥是鸡头。余三水用力把看鱼儿顶撞了一下，



说：这不就是鸡头嘛！看鱼儿说：你真坏！余三水严肃地嗯了一声，说：你跟革命同志怎么说话呢，你说话要注意了。

庄子里最近发生的事，金眼圈知道一些。她知道，一天到晚背着盒子枪的余三水，是一个外来人。说是土改工作队，在这个庄搞土地改革的其实只有余三水一个人。余三水的办法是把庄里的人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多个阶级，让不同阶级的人互相掐，互相斗，就把事情搞定了。金眼圈看出来了，余三水握有两件法宝：一件是盒子枪；另一件是土地。有了盒子枪，地主、富农分子就不敢滋毛儿，他想捆谁，就捆谁；想关谁，就关谁；想卸谁一条腿，也不过是一句话儿的事儿。有了土地的剥夺权和分配权呢，那些穷哥们儿就愿意跟他走，愿意听从他的调遣。比如说宝盖儿是一个雇农，他家里连一分一厘土地都没有。余三水拍着他的肩膀，答应事成之后至少分给他五亩土地，他就屁颠屁颠地成了余三水在庄里的依靠对象。这里发生的事宝盖儿大概没有料到，余三水在搞土地改革时，捎带着把他的老婆也给搞了。难道看鱼儿也算一块土地吗，也属于改革的范围吗？

来到小屋的还有金眼圈的几个伙伴，有黄肚皮、白肚皮；还有黑眼圈、紫眼圈等。小屋毕竟暖和一些，随着外面秋气渐凉，它们都愿意到小屋里去取暖。它们并不到床前去，只喜欢聚集在余温尚存的锅灶门边。好在它们都很沉静，无论看到什么事情，它们都不会叫出声来，更不会大声喧哗。余三水和看鱼儿的事情还在进行，行动带风，波击得小小的煤油灯头老是忽闪。金眼圈的伙伴们对男女之间的风情是懂得的，它们看得有些兴奋，喉头那里不知不觉颤动起来。黑眼圈大概受到感染，竟向金眼圈靠过去，并抚摸了金眼圈的后背，企图上金眼圈的身。黑眼圈的这种表现让金眼圈甚是反感，金眼圈抬起一只强有力的后腿，只一脚就把黑眼圈踹开了。把黑眼圈踹开不算完，她还转过身来，以鄙视的目光，狠狠瞪了黑眼圈一眼，仿佛在说：真无耻，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呢？第一条，金眼圈现在不需要这个，她的身体本能地拒绝异性对她的接触。第二条，也是更重要的一条，金眼圈比较讲究原则。她认为，宝盖儿才是看鱼儿的丈夫，只有宝盖儿才能和看鱼儿干这件事，别人和看鱼儿干这件事是不对的。同时，她对余三水背着盒子枪和看鱼儿干这件事也看不惯，觉得余三水是

枪压人，对看鱼儿有点儿强行摘瓜的性质。作为土改工作队的一个工作人员，不能因为自己有了枪，就可以和别人的老婆乱搞。金眼圈何止是看不惯，她简直有些生气，气得肚子都鼓起来了。黑眼圈没眼色，在这个时候向她示好，她当然要把气撒在黑眼圈身上。

过了几天，金眼圈又在小屋里看到了令人更加惊骇的一幕。

余三水、看鱼儿，还有宝盖儿，在小屋里喝起了酒。酒是整整一坛子，坛子的封盖一打开，浓浓的香气就蜂拥而出，飞得满屋子都是。金眼圈一闻就闻出来了，这酒是荣老万家的。因为庄子里会酿酒的只有荣老万，只有荣老万用大麦、小麦、高粱、谷子酿出的酒才这样香，才香得如长了翅膀。不用说，这坛子酒也是余三水从荣老万家里弄来的。庄里的土地改革进行得很顺利，全庄最大的恶霸地主荣老万被斗得半死不活，已押送到县里的牢里去了。等待荣老万的不是在牢里死，就是拉到牢外去枪毙。荣老万家的东西已经充公，公家的代表余三水有权支配充公的任何东西。余三水除了从荣老万家弄来了一坛子酒，还弄来了几枚咸鸭蛋。白皮的咸鸭蛋上还粘着腌鸭蛋用的黑色草木灰。看鱼儿用清水把草木灰洗去，将白生生的鸭蛋在锅里煮熟，每个鸭蛋切成四瓣儿，当下酒的菜。原来，宝盖儿被荣老万雇来种菜，他种的菜园是荣老万家的。现如今，菜园和菜园里的菜已全归宝盖儿和看鱼儿所有，看鱼儿从菜园里拔了几棵葱，还拔了两棵青萝卜。大葱和青萝卜也可以就酒。一开始，宝盖儿像是有心事，看着倒在瓦碗里的酒不愿喝。余三水许诺把荣老万家的三间瓦房分给他，并从枪盒里掏出手枪给他摸，宝盖儿才端起碗喝了一点儿。余三水对宝盖儿表示赞赏，说好，宝盖儿兄弟，这就对了。我一来，听说你家最穷，就把你当成了我的阶级兄弟，什么话都跟你说，干什么事都相信你。你表现不错，很支持我的工作。如果没有你的支持，这个庄的土改工作就不会进行得这么顺利。为了我们前一段良好的合作，我得谢谢你。来，咱们把这碗酒喝了它。说罢，余三水先把酒喝干了。余三水喝干了酒，并不催促宝盖儿，只把瓦碗往地上一放。宝盖儿家没有饭桌，也没有凳子，他们就坐在锅灶旁边的地上喝。宝盖儿把酒碗看了看，像是犹豫了一会儿，才把酒喝干了。看鱼儿让宝盖儿吃点咸鸭蛋。宝盖儿摇头不吃。余三水说：干吗不吃！我们吃地主家的咸鸭蛋，也是和地主分子做斗争的一种方式，我们一定要和地主分子斗争



到底。余三水捏起一瓣咸鸭蛋，一下子就朝鸭蛋上面流油的鸭蛋黄咬去了。宝盖儿还是没吃咸鸭蛋，他吃了一块萝卜。看鱼儿给余三水和宝盖儿碗里又各打了两提子酒。余三水对宝盖儿说：我给你透露一个消息，你一定要注意保密。你知道，我不可能在这里长住，别的地方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在离开这里之前，我准备向地方政府重点推荐你，让你全面负责这个庄的工作。我的意思你明白吧？宝盖儿说：我恐怕不行。余三水说：什么不行！我说你行，你就行。革命的担子要勇敢挑，这个事情你不要推辞。宝盖儿同志，不是我批评你，你接受任务时还缺乏点儿痛快劲儿。余三水再次把酒碗端了起来：来，痛快一回！他们把碗边当地碰了一下，就把酒喝干了。

看鱼儿面前的碗里倒的也有酒，余三水对看鱼儿使了一个眼色，看鱼儿把碗端起来，把酒倒给宝盖儿一半，自己留一半，对宝盖儿说：咱俩也喝一下。你要是嫌辣，我跟你说一个办法，你像喝药一样，闭上眼，一气就喝下去了。喝了些酒，宝盖儿的痛快劲好像已经上来了，他对看鱼儿说：我干吗要闭眼，我就是不闭眼，我就是要睁着眼喝！说着一仰脖把酒喝了下去。

金眼圈看出来了，余三水和看鱼儿偷情的事一定是被宝盖儿撞见了，余三水怕宝盖儿说出去，耽误他的前程，就用酒堵宝盖儿的嘴。这个时候，金眼圈还没看出余三水的险恶用心，还不知道宝盖儿已接近一种危险的境地。她以为，余三水搞了宝盖儿的老婆，是想用酒与宝盖儿达成和解。余三水的做法是对的。金眼圈从没有喝过酒，闻着酒这样香，她真想尝一尝。金眼圈虽然没有喝酒，但小屋里弥漫的酒分子被她吸进肚子里不少，她几乎有些醉。

喝酒怕开头，宝盖儿喝开了头，就有些收不住。喝着喝着，他身子一歪，就躺在了地上。他说的是不闭眼，躺倒后，就把眼睛闭上了。看鱼儿拍拍宝盖儿的胳膊，说宝盖儿宝盖儿，你是不是喝多了？你八辈子没喝过酒吗，真没出息。

余三水和看鱼儿互相对视了一会儿，余三水说：我出去撒泡尿。撒尿用不着枪，可余三水把枪掏出来了，拎在手里。屋外没有月亮，只有满天星斗。余三水撒完尿，拎着枪在小屋前后左右转了一圈，重新回到小屋，顺手关上了门。

